

审讯笔录



薛荣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审讯笔录

薛荣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审讯笔录 / 薛荣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5321-4604-8

I. ①审… II. ①薛…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7613 号

责任编辑: 徐如麒

装帧设计: 孙欢涛

审讯笔录

薛 荣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美雅延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250,000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604-8/I·3585 定价: 3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617537

目 录



纪念碑
1

航空信
47

呼吸道
97

教育诗
135

故事会
189

上访、上访
231

小神话
289

审讯笔录
347

审讯笔录

薛荣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纪念碑总算落成啦。有首长要来。”

从朝南开着的窗玻璃上折射进来的阳光，恍若金灿灿的兽爪，搭在警长宽阔的右肩上。警长眨了眨眼皮。有几条朱红色画线的传真纸在警长的手里沙沙有声，肯定有什么是不能传达给我们听的，否则算泄密。但在刚过去的这个瞬间里警长的脑子一片糊涂。情急之中他差点要说出那个首长的名字。脖子下面有点痒。这使他的讲话停顿在对这一阵奇痒的懊恼与克制之中。脸部的表情肌抽动、位移，最终形成一副急迫的、苦苦思索的神情，摆在那儿让我们看。我们收回了目光。有什么看头呢？好像是我们在逼他似的。我们宁愿都不知道谁要来，这样我们也有兴致加入范围遍及全镇的无奖竞猜的行列。背地里，我们几个小民警常常以此打赌，手里的杂志摔得啪啪响，赌首长的级别，赌首长的名字，赌注是啤酒，一箱、二箱、三箱。警长瘫在皮转椅里的身体扭动一阵，感觉舒服多了，就挺直腰杆。他把手里的传真纸放在办公桌上的警帽和对讲机之间，掏出一包烟，散了一圈。“有首长要来。”警长重复了一句。坐在我身后的小张又打喷嚏，似乎对首长过敏。烟还没点着，电话铃急响。

警车开到万安桥头。站在石拱桥上就能看见西牛浜的村东头有一处猪棚着了火。黑烟腾空而起，被风拉扯成网，再升高，最后被天空吸收了。天气很好的，蓝天白云之下，大麦碧绿油菜金黄。是有人纵火，没什么可急的。警长领着我们走在田埂上。周兵穿了双新皮鞋，粘了点黄泥。于是就说应该叫村长开条挂机船来接我们。“扯

什么蛋。”警长很不高兴，但不是冲周兵的。又不强奸，又不杀人，连这么点小事都要叫派出所，我们都说村长混蛋。走了一半路，警长站在路边，冲着百多亩油菜花撒尿。我们也跟着撒。“纵火犯会不会逃掉？”我小声问警长。“逃个屁，没看见黑压压的一大批人都围在那儿。”警长撒尿时一心一意，值得学习。我拴裤子时看了看警长垂在外边的那根东西。我不是故意的。我就那么随便地瞥了一眼，警长就发觉了。“呵，臭小子，看什么啊！”大伙儿全都嘿嘿嘿地笑。到了纵火现场，村长和治保主任都在。纵火犯躲在几个大柴堆之间，手里攥着把竹刀，无人敢去揪他。警长没等治保主任王立球说完话就发了火。“他可是个武疯子。”村长在一边提醒道。我们一听，头皮发麻。今天的活不大好做。

“喂，穿羊毛短衫的那两个，看见没有。”

“怎么，你认识。”我的嘴对着周兵的右耳，“约她们明天晚上到栖霞歌舞厅跳舞去。就看你的本事了。”

村民们把大柴堆和警察围在当中，叽叽喳喳地等着看好戏。柴堆弄得很深。最深处有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影，竹刀和眼睛雪亮。邻近村庄的农民成群结队，横穿麦田朝这儿赶来。蜜蜂撞到额头上，顺着脸皮滚了滚，又继续飞。猪棚还在烧，棚后边的青菜地里扔满了粪桶、勺子，和红红绿绿的塑料脸盆。我趴在柴堆弄口，朝里边扔了块泥巴，疯子呼地站起来，手里的竹刀朝面前的稻草上乱砍乱劈。警长也看见了。他呼出来的热气冲到我的腮帮子上，很重。他召集

我们三个布置任务。我和警长到后边用长竹竿捣乱，以分散其注意力；小强在柴堆弄口朝里边扔东西。周兵爬到柴堆顶上，看准机会跳下去，制服犯罪嫌疑人。没人接警长的话，也没人动。周兵的脸在警长的逼视下，涨红了。周兵是老资格的警员，他没说同意，警长也不好强制执行。武疯子把柴堆弄里哼起了儿歌。再烧下去，猪棚要烧光了。

朝柴堆里扔两个火把，武疯子就在滚滚烟火中跌跌撞撞地爬出来了。铐起来的纵火犯拖到村民委办公室，挨揍。我们坐在村长办公室里喝立顿红茶。一个很体面的中年男子由村长领着来找警长。他是纵火犯的哥哥，做纺织品生意的。一会儿，警长拿着一叠钞票从隔壁回来。警长翘着小拇指数钞票。我们传阅了罚款收据。疯子的名字叫秦立德。

治保主任向我敬酒，我喝。村长向我敬酒，我喝。警长站起身，敬了我三大杯啤酒。我实在不行了。好像是周兵替我喝的。我趴在酒桌上终于感觉到了地球的自转与公转。

凭我抓纵火犯的贡献，昏睡一个下午总归是可以的。我扶着墙壁和栏杆爬进派出所二楼上的宿舍，身子扑倒在单人床上。午后两点多，哭叫声传来，一听是抓了个偷自行车的江西人。大概是小强在动手。我翻了个身，又睡着了。这次可睡得不太好，做了个很黄色的梦。梦很热烈。刚要摸那个时，周兵来叫我开会去。

又是一个清清爽爽的四月夜，我点燃了今晚的第一根香烟。日子，并不好过，尤其是当春天来到你的身边，你握不住她的手，但你能感觉到她，你只是觉得自己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想把脑袋从肩膀上拧下来，浸到水池里冲洗冲洗。

几个联防队员也叫了来，再加上我、小强和周兵，各坐在警长室里，听警长咳嗽。咳嗽完了，警长开始传达局里指示。有很重要的、很高级的领导人来我镇参加纪念碑的落成典礼。在这期间，要搞好本镇范围内的治安工作，并且要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做好保卫工作。局里连着发了两个传真通知。作为本镇最主要的政法机关，从现在起，进入紧急状态，不许请假，不许喝酒，不许迟到早退，不许出入娱乐场所，不许什么不许什么……我发觉不拿讲稿的警长讲话还算流利。在此期间每个人的任务警长都作了安排。他叫着一个一个名字。讲什么我都没听进去，我只一个劲地想到街上走走，散散闷气。听到我名字时，屋里的人哄笑起来，弄得我莫名其妙，只得也跟着笑。会议结束时，警长叫住了我，问我的任务是什么。我摇摇头。“典礼期间，你就给我把本镇所有的疯子看住，看好了，我给你记功。”我呆立在警长面前，头顶树冠，脚底生根。警长拍了拍我的肩膀，抓起桌上的对讲机走出门去。

“喂，这是怎么搞的？”

“你有意见，这是照顾你，你是从市局下来锻炼的，没把你当枪使，你不明白。”周兵在存衣柜前换警服。他要去巡逻。

“疯子天不怕地不怕，你叫我怎么去管，唉……”

夜里睡得不好，早晨起来很没劲。小强还在审那个偷自行车的人，他已经供出四起小案子，估计镇中学的录像机也是他那一伙偷的。看见我站在门口不走，小强就叫我代他一会，他家里要换煤气。我审了半个钟头，手腕都弄酸了。又是一个艳阳天。我到派出所对面的芳芳饭店吃面。老板娘穿了条蓝花裙，双手叉腰，身体旋来旋去的。我跟她贫了几句嘴。我现在见到熟悉的风骚女人就要哈哈两句，静下心来一回想就恶心，但我有点管不住自己。面吃了半碗就不想吃了。今天我值班。

周兵去砖瓦一厂、二厂搞外来民工的摸底调查。在这几天，要让那些大爷安分守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上午没什么杂事，我打了通电话，通知各村的治保主任明天上午来开会。电水壶把所有的热水瓶都烧满了开水，可没人过来喝茶、聊天。我就到宿舍里取了毛巾和飘柔洗头。洗头时，局里来了辆车，把窃车犯押到看守所去了。小强空了出来，就坐在警长的皮椅子上看报。我到街上走走，天气和女人都有点迫不及待地摆出盛夏的样子，气势汹汹地。很多女人穿着领口开的很低的薄毛衣，身体趴在柜台上，东张西望。这些都该抓起来，我恨恨地想。还有穿超短裙的。还有那个卖香烟的老头，一包三五收了十二块钱，这些都该抓起来。我在镇上很细致地转了一圈，数了数，共遇见三个疯子。瞧着他们的怪样，我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我换了一件弗洛伊德牌衬衫,和周兵一起去舞厅。那两个少女早就等在门口,一个鲜红,一个淡绿。

有三个村没疯子。三个村的治保主任一脸得意相。真的没有,我追问一句,他们就不安地搔搔头皮。我散了一圈烟。各个村和居民委的疯子名单当场就报了上来,总数有三十多个。恍惚中,会议室里的治保主任都变成了嘻嘻哈哈的疯子,围着我转,我有点怕。我说这么多可不行,平时不太疯的去掉,家里能够管得住的去掉,腿脚不灵便,走不了多远的也去掉。这样还剩下十来个人。“纪念碑落成了,有首长要来。”虽说我也没密可泄,可我发觉说这句话还是挺合适的。会议室里的人静了下来,有人在小声地猜测。我大致讲了有关纪念碑落成典礼期间疯子管理的想法。我没叫治保主任在村民委办公室里看住疯子,而是集中到派出所里统一看管,这一点他们很感激。

“操!到时我也要去看看首长什么样儿?”

“王立球,你这么大岁数还去凑热闹,首长有什么好看的,桃红柳绿,你还是去视察视察你的小老婆吧。”

“喂,你们谁也比不上我见过的首长大,信不信。”

“谁?”

“当兵时我见过林彪。”

联防队员拿了本罚款收据跟着镇居民委主任到街上检查卫

生。小学里鼓号齐鸣,小朋友停了课正排练。镇机关的全体人员都在食堂里脱衣、换衣,试穿定做的新西装。公路段的拖拉机一刻不停地跑,忙着修补柏油路面。警长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镇里镇外没日没夜地瞎转,丢了魂似的。

一连几天,都有些看上去精神不太正常的、邋里邋遢的人在派出所门口转悠?他们大概知道些什么了。

电话里说,白天鹅宾馆 402 房间有人嫖娼。我和小强相视而笑,开着车去了。嫖客是东北人。小强把他叫到宾馆的保安部。卖淫女由我审,说是让我这个毛头小伙子多锻炼锻炼。他妈的,我问什么,她只是哭。她叫陆小妹。除此之外……我搁下圆珠笔,走到印有孔雀图案的落地窗前。栖镇就在眼下,恍若油菜花的海洋中的小岛,又似电视上见过的大海龟。纵横交叉的河港把龟背分割成一块块。几座镇办骨干企业的烟囱像一根根生锈的铁针把海龟钉在这片春水荡漾的金色平原上。大海龟趴着,一动不动。我怀疑这海龟是否烂得只剩下一块龟壳。但这是不可能的。纪念碑,就像海龟的头颈,高高地竖立在镇东方,而镇自来水厂的水塔就如海龟翘起的小尾巴。我呆呆地看着,陶醉在比喻的快感里,直到脖子和眼睛发酸。那个业余妓女还在哭,她应该是认得我的,我在歌厅里和她跳过舞。她一直不停地抽泣着,边哭边撩起弹力衫的下摆来擦脸。半只乳房露了出来。我挥挥手把她放了。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童男子，人挺好，就是有点书生气。我教周兵跳伦巴时他向我交心。我去年才从公安专科学校毕业，分在市局里，下到基层锻炼实习才二个月。机关里社会上的应酬往来，送礼受贿我已见怪不怪了。即使我再读十年书也抵不上我工作的几个月。我自觉各方面都变得沉稳、细致、圆滑、周到一些。只是童男子这个事实让我很不舒服，就跟得了脑炎后遗症似的。我决心在实习期间尝试着找个女人来把我的童贞破坏掉。也许这样我才会自在一些，洒脱一些，不再自己讨厌自己，不再自己喜欢自己，审强奸犯时身体也自然一些。但在这个镇上找个什么样的女人来做这件事呢？我有没有这样的标准和选择的余地。独自一个时我常常苦恼。

恋爱是恋爱过的。实习期满回城后，我还要恋爱。但在这小镇上不行。

“四只眼，下来，有人找。”小强在楼下喊我。昨晚我值了夜班，人很困，就趴在被窝里睡觉。我关掉收音机，脚丫子勾了双拖鞋到走廊上。小强捂着满嘴的笑跑回值班室。院子里的雪松旁站了一个男人，四十多岁，手里拎了个蓝格子土布包裹。我还当是三舅舅，看仔细了才发现这个人我不认识。我对他说你等等，就跑回屋子换上警服。到了楼下，我招了招手，那个陌生人像条听话的狗似的跑过来，跟我进了办公室。我又仔细地看了一遍陌生人，觉得眼熟，可想不起来是谁。陌生人见我再三地打量他，笑了，笑得口水都流了下来。“你是谁？”我歪着头问。这人身上有一股怪味。我讨厌这个人。

“你真的不认识我了？真的不认识了？”他怕我看不清，身体朝前移动几步，脸冲着我的眼镜凑了过来。怪味更浓了。“你到底是谁？找我有何事。”“你猜猜看，猜猜看……”我气得拍了记桌子，吓得陌生人后退了三四步，一直缩到墙角落，身子蹲了下来。小强的头在门口探了探，朝我摆了摆手，又缩回去。我想起了他的名字。他就是秦立德。“谁让你来的。”我尽量用随便的口气问他，这使秦立德的精神也放松了点。他依旧半蹲着，右手从衣袋里掏出包香烟，摸了一根想递给我，又不敢。他迟疑着，越笑嘴咧得越大，下巴都快掉下来了。粉红色的舌头在黑乎乎的上下齿之间吧嗒吧嗒地甩动，就是出不了声。我自己摸了一根三五。“是你们村里那个混账主任王立球叫你来的。”秦立德感激不尽地连连点头，手里的香烟插到自己闭拢的双唇间，擦了三根火柴才点燃了。他吸了一口香烟，满脸很对不住我的样子。我打了王立球的 B P 机。秦立德把脚边的包裹塞到屁股底下。他坐在那儿，眼一眨不眨地听我在电话里骂王立球。“骂得好！骂得好！”他拍着手，烧了半截的香烟掉了下来，在他藏青色的中山装上烧了个洞。早一天就早一天吧。到审讯室看看，房子空着，我没收了秦立德的火柴，推他进去，锁上门。

造纪念碑我也捐了钱，二百块，由单位垫的。碑造了三个多月我都没去看过，落成典礼那天我肯定去不了了，心里有种对不起它的感觉。问了几个人，都说没兴致去。我只好一个人走。过了三街四巷，几座石拱桥就到了。花岗石砌成的碑身很高大，需仰视才行。我在花坛边很费劲地抽了根还潮了的香烟，等待神圣的感觉从心

头滋生，钻透天灵盖，傍着纪念碑的闪闪金光高耸入云。我只觉得它像我两腿间的那个东西。全世界的纪念碑都跟我的那个，或者我见过的警长的那个东西差不多。我想这个建筑物决不该用石头砌，只需用橡皮做一个瘦长的、可充气的皮囊就行了。平时让它萎缩成一大摊，用一个铝合金玻璃棚遮起来，每逢纪念性节日或有首长来参观时，就撤掉棚子，拖过充气管子对准皮囊的气门芯，再拧开气泵的阀门。这时乱七八糟摊了一地的皮囊就在啾啾的充气声中鼓了起来、胖了起来。皱纹越鼓越少越胖越少。褐色的皮囊慢慢地、青春焕发地蹲在大平台上，摇头晃脑了刻把钟，粗大雄伟的皮囊最后终于以气壮山河的声势直插蓝天，几个金光闪闪的碑文在阳光下鲜明夺目。起飞的麻雀打老远就看见这拔地而起的怪物，吓得逃回树林。参观结束，首长钻进红旗牌轿车踏上归程。纪念碑管理员双腿抖颤着去拔气门塞子。蓬的一声响，尘埃四起，喷出的气流差点把拔塞子的人也抛到半空中。

查泰莱夫人在平躺着的梅乐士勃起的阴茎上挂了一个常青藤编织的花环犹如此时的园林工人正在纪念碑的周围加种一圈冬青树丛。

回派出所的路上，遇见白金秀。她正从商场出来，手里捏着个纸包。“怎么，还在巡逻啊？”我笑了笑，跟她到宿舍里去。白金秀在镇医院的注射室工作，宿舍也在医院里。她的房间里有股淡雅的清香，这使我的感觉好多了。白金秀给我泡茶，我坐在床沿上，跟她打

听安眠药的剂量与效果。“想自杀啊？”我一下子板起脸，点点头。“什么事想不开？”“没什么事，就是想死，死给人看。”就完这话，手里的茶杯竟觉得重了起来。如果镇医院的护士中还有个把处女的话，那就是白金秀了。这个我看得出来。我的玩笑开的有点过分，白金秀微红着脸，感觉不自在。“噢，我忘了，昨天单位里发了一箱青岛啤酒，我怎么给你泡茶呢？”白金秀的表弟打群架的事是我帮着的了，她对我有好感。我心安理得地拉开易拉罐，喝啤酒。“到底什么人来参加落成典礼啊？又是搞卫生，又是铺路。”我装着深知内幕似的报了几个名字。“如果没有外事活动的话，这些人都是要来的。”“这么多人来，你们也很忙吧。”我给白金秀讲了我在这一期间的任务。她咳嗽着，笑弯了腰。我很想伸出手去拍拍她的背。乳罩搭扣在薄毛衣下面凸现出来，就像一只开关。

“经费要多少？”

“疯子集中起来，总得给他们弄点吃的，否则，肚子一饿，还不闹得更厉害。”

“每个村里出一百怎么样，就说是我警长说的。”

“还有你给开个证明。”

“开证明当然可以，可别安眠药用过量，喝死人喽。”

推开审讯室的门，墙脚边蹲着四个人。秦立德不见了。我问值班的周兵。周兵说，这四个盗窃犯两个小时前抓来，押进审讯室时，看见有个人在。我认出来他就是那个疯子。他说是你叫他呆在这儿

的。说好了疯子明天来报到的，他抱着包裹要走，我也就没拦他。我一口气叹到地上。“明天他还会来的。”周兵安慰我。我把手里的面包扔给关着的那四个人，就给王立球打电话。

明天疯子报到，后天开落成典礼。我做了五十个俯卧撑，上床睡觉。

警长关照过要警容整洁。大清早起来，我决定先去理个发。城南路云丝发屋的女老板马爱丽和小强是肉贴肉的朋友。店里没生意，我喝了半杯茶，就坐到红皮椅子上去。马爱丽问我弄个什么发型。我说就平头吧。两片涂得鲜红的嘴唇在镜子里朝我咧了咧。这是个难做的活。头发都快给她推光了，可还是很丘陵。我说，算了，反正戴帽子的。出了发屋，肚子有点饿。我进了熟悉的强强饭店。生意很闹，有几个人端着大海碗站在店堂里吃面，可靠门口的一张桌子却被一个男子独占着。“秦立德。”那咬着面条的头一抬，果然是他。桌上还摆了包裹，包裹里横插着一根竹杆，就像侠客的宝剑似的。“你今天要来报到了。”他听也没听我的话，一双贼眼紧盯着我的手，屁股慢慢地脱离开凳子。凳子咣的一声倒在地上，秦立德飞也似的从我身边窜出门去。“瞧，生意都让你吓跑了。”老板敬了我一根利群。我闷闷地吃了一碗鳝丝面。秦立德的面钱也记在派出所的账上。

我端了把钢折椅，坐在派出所门口，迎接报到的疯子。